

新 月

第 四 卷 第 四 號

上 海 新 月 書 店 發 行

新月月刊第四卷第四期

政治論著三種

中國問題

胡適等著

實價七角

本書係集十篇專門討論中國問題的文字而成。書中所涉及的範圍極廣，計分政治，財政，人口，農民，制度與民性，宗教與革命，姓，婚姻，家庭的存廢，教育，優生……問題，每個問題皆由對該問題研究有素的專家担任撰述，如胡適，羅隆基，青松，吳景超，劉英士，鄭放翁，全增嘏，沈有乾，潘光旦先生等，故篇篇都有精闢獨到之論，當此國難期中，這本書多少可以給我們指出一條共同努力的方向。

政治論文

羅隆基著

實價七角

羅隆基先生的「政治論文」完全是公開的，誠實的，負責任的站在超黨派的立場上說話的。羅先生爲了這些論文，曾經發過「反動」的罪名受過「反動」的懲罰，然而他依然大胆的不顧一切繼續發表他的文章。現在由本店特請羅先生自己把這些文章彙集起來，以便社會上的讀者給與一個公正的與綜合的批評。

中日問題與各家論見

儲安平編

實價九角

自日本在東省的暴行消息傳出之後，舉國上下，莫不悲憤非常。這一個集子是集各方面在日本暴行後所發表的文章而成的。裏面有陳獨秀汪精衛張東蓀梁漱溟羅隆基陳啓天左舜生胡愈之樊仲雲陶希聖薩孟武張其駒俞頌華陳茹玄武培幹王造時等先生對於次此中日問題之分拆與主張。在這個集子裏，你可以知道中日關係的回顧，目下國際間的形勢，並這次日本暴行的背景。同時，你可看到現在中國一般人他們所主張的是什麼，他們所要求是什麼。

新月書店

發行

現代文化叢書之一

現代國際公法

出版了

王化成著

實價五角

輓近以來，國際關係，日漸密切，國際風雲，日形緊張，因此國際公法受人重視，亦日進不已。

本書之目的，即在用極淺顯之文字，敘述國際公法之基本原理，總求簡而不略，作讀者對此日漸受人重視之科學能得一整個的觀念。

三十二開本

正文一百八十頁

用毛富士紙精印

徐志摩先生遺著

翡冷翠的一夜

四版出書 實價六角

讀了「志摩的詩」，我們還有什麼可以要求這位作家的？一個人貢獻了許多。

但是第二次的貢獻居然跟着趕來了，並且這一次，藝術還更純熟，取材還更豐富。再加上這一次的作品，多是和陸小曼女士結婚前後的作品，情詩特別多，這又是第一集裏尋不出的特點。

不要忘了讀一讀「翡冷翠的一夜」！

志摩的詩

五版出書 實價六角

初版「志摩的詩」是作者自己印的，現在早賣完了，這部書的影響大家都知道。然而作者自己還不满意，拿起筆來，刪去了幾首，改正了許許多多的字句，修訂了先後的次序，這本書的內容煥然一新，與舊本絕不相同。讀過「志摩的詩」和「讀冷翠的一夜」的人不可不讀，沒有讀過的人更不可不讀。

新 月 書 店 出 版

新月月刊第四卷第四期

目錄

我怎樣到外國去.....	(四十自述的第六章).....	胡適
又是一年春草綠.....		秋心遺稿
愛.....		巴金
自咒.....		吳世昌
詩		
西山.....		陳夢家
夜裏.....		孫洵綸
一夜.....		孫洵綸
船.....		孫毓棠
燈.....		孫毓棠

關於詩人歌德之死……………方瑋德

紀念司高脫……………費鑑照

魏爾倫與象徵主義……………卞之琳

巷景……………高植

天邊外……………Eugene O'Neill原著
顧仲彝改譯

書報春秋

評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詩史……………浦江清

評周作人的新文學源流……………中書君

海外出版界

奧尼兒的三部曲……………上沅

紀念亞辟亞專號……………上沅

我怎樣到外國去

胡適

——四十自述的第六章——

(一)

戊申（一九〇八）九月間，中國公學鬧出了一次大風潮，結果是大多數學生退學出來，另組織一個中國新公學。這一次的風潮爲的是一個憲法的問題。

中國公學在最初的時代，純然是一個共和國，評議部爲最高立法機關，執行部的幹事即由公選產生出來。不幸這種共和制度實行了九個月（丙午二月至十一月），就修改了。修改的原因，約有幾種：一是因爲發起的留日學生逐漸減少，而新招來的學生逐漸加多，已不是當初發起時學生與辦事人完全不分界限的情形了。二是因爲社會和政府對於這種共和制度都很疑忌。三是因爲公學既無校舍，又無基金，有請求官款補助的必要，所以不能不避免外界對於公學內部的疑忌。

爲了這種種原因，公學的辦事人就在丙午（一九〇六）年的冬天，請了鄭孝胥張謇熊希齡等幾十人作中國公學的董事，修改章程，於是學生主體的制度就變成了董事會主體的制度。董事會根據新章程，公舉鄭孝胥爲監督。一年後，鄭孝胥辭職，董事會又舉夏敬觀爲監

督。這兩位都是有名的詩人，他們都不常到學校，所以我們也不大覺得監督制的可畏。

可是在董事會與監督之下，公學的幹事就不能由同學公選了。評議部是新章所沒有的。選舉的幹事改爲學校聘任的教務長，庶務長，齋務長了。這幾位辦事人，外面要四出募捐，裏面要負責維持學校的責任，自然感覺他們的地位有穩定的必要。況且前面已說過，校章的修改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但我們少年人可不能那樣想。中國公學的校章上明明載着「非經全體三分之二承認，不得修改」。這是我們的憲法上載着的唯一的修正方法。三位幹事私自修改校章，是非法的。評議部的取消也是非法的。這裏面也還有個人的問題。當家日子久了，總難免「貓狗皆嫌」。何況同學之中有許多本是幹事諸君的舊日同輩的朋友呢？在校上課的同學自然在學業上日日有長進，而幹事諸君辦事久了，學同上沒有進境，却當着教務長一類的學術任務，自然有時難免受舊同學的輕視。法的問題和這種人的問題混合在一塊，風潮就不容易避免了。

代議制的評議部取消之後，全體同學就組織了一個「校友會」，其實就等於今日各校的學生會。校友會和三幹事爭了幾個月，幹事答應了校章可由全體學生修改。又費了幾個月的時間，校友會把許多修正案整理成一個草案，又開了幾次會，才議定了一本校章。一年多的爭執，經過了多少度的磋商，新監督夏先生與幹事諸君均不肯承認這新改的校章。

到了戊申（一九〇八）九月初三日，校友會開大會報告校章交涉的經過，會尚未散，

監督忽出布告，完全否認學生有訂改校章之備，這竟是完全取消幹事承認全體修改校章的布告了。接着又出了兩道布告，一道說「集會演說，學堂懸為厲禁。……校友會以後不准再行開會」。一道說學生代表朱經朱絳華「倡首煽衆，私發傳單，侮辱職員，要挾發布所自改印章程，屢誠不悛，純用意氣，實屬有意破壞公學。照章應即斥退，限一日內搬移出校。」

初四日，全體學生簽名停課，在操場上開大會。下午幹事又出布告，開除學生羅君毅，周烈忠，文之孝等七人，并且說：「如仍附從停課，即當將停課學生全行解散，另行組織。」初五日，教員出來調停，想請董事會出來挽救。但董事會不肯開會。初七日學生大會遂決議備備萬一學校解散後的辦法。

初八日董事陳三立先生出來調停，但全校人心已到了很激昂的程度，不容易挽回了。初九日，校中布告：「今定於星期日暫停膳食。所有被脅諸生可先行退出校外，暫住數日。准於今日午後一時起，在寰球中國學生會發給旅膳費。俟本公學此將案辦結後，再行佈告來校上課。」

這樣的壓迫手段激起了校中絕大多數同學的公憤。他們決定退學，遂推舉幹事籌備另創新校的事。退學的那一天，秋雨淋漓，大家冒雨搬到愛而近路慶祥里新租的校舍裏。廚房雖然尋來了一家，飯廳上桌椅都不夠，碗碟也不夠。大家都知道是我們自己創立的學校，所以不但不叫苦，還要各自掏腰包，捐出備來作學校的開辦費。有些學生把綢衣，金鎖，都拿

去當了錢來捐給學堂做開辦費。

十天之內，新學校籌備完成了，居然聘教員，排工課，正式開課了。校名定爲「中國新公學」；學生有一百六七十人。在這風潮之中，最初的一年因爲我是新學生，又因爲我告了長時期的病假，所以沒有參與同學和幹事的爭執；到了風潮正激烈的時期，我被舉爲大司書記，許多記錄和宣言都是我做的；雖然不在被開除之列，也在退學之中。朱經農，李琴鶴，羅君毅被舉作幹事。有許多舊教員都肯來担任教課。學校雖然得着社會上一部人的同情，捐款究竟很少，經常費很感覺困難。李琴鶴君担任教務幹事，有一天他邀我到他房裏談話，他要我担任低級各班的英文，每星期教課三十點鐘，月薪八十元；但他聲明，自家同學作教員，薪俸是不能全領的，總得欠着一部份。

我這時候還不滿十七歲，雖然換了三個學堂，始終沒有得着一張畢業證書。我若繼續上課，明年可以畢業了。但我那時確有不能繼續求學的情形。我家本沒有錢。父親死後，只剩幾千兩的存款，存在同鄉店家生息，一家人全靠這一點出息過日子。後來存款的店家倒帳了，分攤起來，我家分得一點小店業。我的二哥是個有幹才的人，他往來漢口上海兩處，把這點小店業變來變去，又靠他的同學朋友把他們的積蓄寄存在他的店裏，所以他能在幾年之中合夥撐起一個規模較大的瑞興泰茶葉店。但近幾年之中，他的性情變了，一個拘謹的人變成了放浪的人；他的費用變大了，精力又不能貫注到店事，店中所托的人又不很可靠，所以店業

一年不如一年。後來我家的虧空太大了，上海的店業不能不讓給債權人。當戊申的下半年，我家只剩漢口一所無利可圖的酒棧了。這幾個月以來，我沒有錢住宿舍，就寄居在說葉旬報社裏（也在慶祥里）。從七月起，我担任旬報的編輯，每出一期報，社中送我十塊錢的編輯費。住宿和飯食都歸社中担負。我家中還有母親，眼前就得要我寄錢贍養了。母親也知道家中破產就在眼前，所以寄信來要我今年回家去把婚事辦了。我斬釘截鐵的阻止了這件事，名義上是說求學要緊，其實是我知道家中沒有餘錢給我辦婚事。

正在這個時候，李琴鶴君來勸我在新公學作教員。我想了一會，就答應了。從此以後，我每天教六點鐘的英文，還要改作文卷子。十七八歲的少年人，精力正強，所以還能夠敷衍支持下去，直教到第二年（一九〇九）冬天中國所公學解散時為止。

以學問論，我那時怎配教英文？但我是個肯負責任的人，肯下苦功去預備工課，所以這一年之中還不曾有受窘的時候。我教的兩班後來居處出了幾個有名的人：楊銓（杏佛）嚴莊（敬齋）都做過我的英文學生。轉來我處在校外收了幾個英文學生，其中有一個就是張奚若。可惜他們都不是專習英國文學的；不幾，我可真「抖」了！

說葉旬報停刊之後，我搬進新公學去住。這一年的教書生活雖然很苦，於我自己却有很大的益處。我在中國公學兩年，受姚康侯和王雲五先生的影響很大，他們都最注重文法上的分析，所以我那時雖不大處說英國國，却喜歡分析文法的結構，尤其喜歡拿中國文法來做

比較。現在做了英文教師，我更不能不把字字句句的文法弄的清楚。所以這一年之中，我雖沒有多讀英國文學書，却在文法方面得着很好的練習。

X

X

X

X

中國新公學在最困苦的情形之下支持了一年多，這段歷史是很悲壯的。那時候的學堂多不講究圖書儀器的設備，只求做到教員好，工課緊，管理嚴，就算好學堂了。新公學的同學因為要爭一口氣，所以成績很好，管理也不算壞。但經費實在太窮，教員只能拿一部分的薪津，幹事處常常受收房租和收巡捕捐的人的惡氣；往往因為學校不能付房租與巡捕捐，同學們大家湊出錢來，借給幹事處。有一次幹事朱經農君（即朱經）感覺學校經費困難已到了絕地，他憂愁過度，神經錯亂，出門亂走，走到了徐家匯的一條小河邊，跳下河去，幸遇人救起，不曾喪命。

這時候，中國公學的吳淞新校舍已開始建築了，但學生很少。內地來的學生，到了上海，知道了兩個中國公學的爭持，大都表同情于新公學，所以新公學的學生總比老公學多。例如張奚若（原名耘）等一些陝西學生，到了上海，趕不上招考時期，他們當可在新公學附近租屋補習，却不肯去老公學報名。所以「中國新公學」的招牌一天不去，「中國公學」是一天不得安穩發展的。老公學的職員萬不料我們能支持這麼久。他們也知道我們派出去各省募捐的代表，如朱絨華朱經農薛傳斌等，都有有力的介紹，也許有大規模的官款補助的可

能。新公學募款若成功，這個對峙的局面更不容易打消了。

老公學的三幹事之中，張邦傑（俊生）先生當風潮起時在外省募款未歸；他回校後極力主張調停，收回退學的學生。不幸張先生因建築吳淞校舍，積勞成病，不及見兩校的合併就死了。新公學董事長李平書先生因新校經濟不易維持，也贊成調停合併。調停的條件大致是：凡新公學的學生願意回去的，都可回去；新公學的工課成績全部承認；新公學所有虧欠的債務，一律由老公學擔負清償。新公學一年之中虧欠已在一萬元以上，捐款究竟只是一種不能救急的希望；職員都是少年人，犧牲了自己的學業來辦學堂，究竟不能持久。所以到了己酉（一九〇九）十月，新公學接受了調停的條件，決議解散；願回舊校者，自由回去。我有題新校合影的五律二首，七律一首，可以紀念我們在那時候的感情，所以我鈔在這裏：

十月題新校合影，時公學將解散。

無奈秋風起，艱難又一年。顛危俱有責，成敗豈由天？
黯黯愁茲別，悠悠祝汝賢。不堪回首處，滄海已桑田。

此地一爲別，依依無限情。淒涼看日落，蕭瑟聽風鳴。
應有天涯感，無忘城下盟！相攜入圖畫，萬慮苦相縈。

十月再題新校教員合影，

也知湖越同舟誼，無奈驚濤動地來。江上飛鳥猶繞樹，尊前殘燭已成灰。
曇花幻相空

餘恨，鴻爪遺痕亦可哀。莫笑勞勞作獨狗，且論臭味到岑苔。

這都算不得詩，但「應有天涯感，無忘城下盟」兩句確是當時的心理。合併之後，有許多同學都不肯回老公學去，也是爲此。這一年的經驗，爲一個理想而奮鬥，爲一個團體而犧牲，爲共同生命而合作，這些都在我們一百六十多人的精神上留下磨不去的影子。二十年來，無人寫這一段歷史，所以我寫這幾千字，給我的一班老同學留一點「鴻爪遺痕」。

x

x

x

x

少年人的理想主義受打擊之後，反動往往是很激烈的。在戊申己酉（一九〇八—九）兩年之中，我的家事敗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己酉年，大哥和二哥回家，主張分析家產；我寫信回家，說我現在已能自立了，不要家中的產業。其實家中本沒有什麼產業可分，分開時，兄弟們每人不過得着幾畝田，半所屋而已。那一年之中，我母親最心愛的一個妹子和一個弟弟先後死了，她自己也病倒了。我在新公學解散之後，得了兩三百元的欠薪，前途茫茫，毫無把握，那敢回家去？只好寄居在上海，想尋一件可以吃飯養家的事。在那個憂愁煩悶的時候，又遇着一班浪漫的朋友，我就跟着他們墮落了。

（註）這一段是去年（一九三一）夏間寫的，寫成之後，我恐怕我的記載有不正確或不公平的地方，所以把原稿送給王敬芳先生（搏沙），請他批評修改。他是我們攻擊

的幹事之一，是當日風潮的一個主要目標。但事隔二十多年，我們都可以用比較客觀的眼光來回看當年的舊事了。他看了之後，寫了一封幾千字的長信給我，承認我的話「說的非常心平氣和，且設身處地的委曲體諒，令我極端佩服」，又指出一些與當日事實不符的地方。他指出的錯誤，我都改正了。所以這一段小史，雖是二十多年後追記的，應該沒有多大的錯誤。我感謝王先生的修正，並且盼望我的老同學朱經農羅君毅諸先生也給我同樣的修正。

王先生在他的長信裏說了幾句很感慨的話，我認爲很值得附錄在此。他說：

「我是當初反對取締規則最力的人，但是今日要問我取締規則到底對於中國學生有多大害處，我實在答應不出來。你是當時反對公事最力的人，看你這篇文章，今昔觀察也就不同的多了。我想青年人往往因感情的衝動，理智便被壓抑了。中國學校的風潮，大多數是由于這種原因。學校中少一分風潮，便多一分成就。盼望你注意矯正這種流弊。」

我是贊成這話的，但是我要補充一句：學校的風潮不完全由于青年人的理智被感情壓抑了，其中往往是因爲中年人和青年人同樣的失去了運用理智的能力。專責備青年人不公允的。中國公學最近幾次的風潮都是好例子。

一九三二，九，廿七。

(一)

中國新公學有一個德國教員，名叫何德梅（Ottomehl），他的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中國人，他能說廣東話，上海話，官話。什麼中國人的玩意兒，他全會。我從新公學出來，就搬在他隔壁的一所房子裏住，這兩所房子是通的，他住東屋，我和幾個四川朋友住西屋。和我同住的人，有林君墨（恕）但怒剛（懋辛）諸位先生；離我們不遠，住着唐桂梁（驊）先生，是唐才常的兒子。這些人都是日本留學生，都有革命黨的關係；在那個時候各地的革命都失敗了，黨人死的不少，這些人都很不高興，都很牢騷。何德梅常邀這班人打馬將，我不久也學會了。我們打牌不賭錢，誰贏誰請吃雅敘園。我們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擺一大壺，自斟自飲。從打牌到喝酒，從喝酒又到叫局，從叫局到吃花酒，不到兩個月，我都學會了。

幸而我們都沒有錢，所以都只能玩一點窮閒心的玩意兒：賭博到吃飽子爲止，逛鴿子到吃『鑲邊』的花酒或打一場合股份的牌爲止。有時候，我們也同去看戲。林君墨和唐桂梁發起學唱戲，請了一位小袁祿來教我們唱戲，同學之中有歐陽予倩，後來成了中國戲劇界的名人。我最不行，一句也學不會，不上兩天我就不學了。此外，我還有一班小朋友，同鄉有許怡蓀程樂亭章希呂諸人，舊同學有鄭仲誠張蜀川鄭鈇如諸人。怡蓀見我隨着一班朋友發牢騷，學墮落，他常常規勸我。但他在吳淞復旦公學上課，是不常來的，而這一班玩的朋友是